

劍俠圖傳全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7242.1

129

劍俠圖傳全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剑侠传》二卷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，云：“旧本题为唐人撰，不著名氏，载明吴琯《古今逸史》中，皆纪唐代剑侠之事，与《太平广记》一百九十三卷至一百九十六卷所载豪侠四卷文尽相同。”而余嘉锡先生则在《四库提要辩证》中辩为明人王世贞所编。《剑侠传》计收剑侠故事三十三则，俱采自唐、五代时传奇小说，多属脍炙人口之作。至清朝末叶，著名的“海上三任”之一的人物画大家任薰（字渭长），即据《剑侠传》，画了三十三幅《剑侠图》，与他所画的《高士图》、《先贤图》并传于世，而其名声又胜过后二种。此书有咸丰间王氏养和堂刊本，但世已罕见。

至光绪年间，香山人郑官应又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三十九则，并请人配以图象，题为《续剑侠传》，与原书合刊为一函行世。郑官应的学识很不足道，从他的序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迂腐和荒诞，但他所述的剑侠故事，除了象《李福达》一类的几篇之外，大多可观。而所作图象虽然比不上任渭长的老莲笔意，但也不是凡庸之作。

现在我们把两书的文字做了一些整理工作，随同七十二幅剑侠图一起重印，改题为《剑侠传图传全集》，以饷读者。而郑官应的“序”，则附于书末，仅供参考。有不当之处，望即指正。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目 录

剑侠图传卷一·····	(1)	虬须叟·····	(51)
老人化猿·····	(1)	韦洵美·····	(54)
扶余国王·····	(3)	李胜·····	(56)
嘉兴绳技·····	(8)	乖崖剑术·····	(58)
车中女子·····	(10)	剑侠图传卷四·····	(60)
僧侠·····	(13)	秀州刺客·····	(60)
西京店老人·····	(16)	张训妻·····	(62)
兰陵老人·····	(18)	潘泉·····	(64)
剑侠图传卷二·····	(20)	洪州书生·····	(66)
卢生·····	(20)	义侠·····	(68)
聂隐娘·····	(22)	任愿·····	(70)
荆十三娘·····	(26)	花月新闻·····	(72)
红线·····	(28)	侠妇人·····	(74)
田膨郎·····	(32)	解洵娶妇·····	(77)
剑侠图传卷三·····	(35)	郭伦观灯·····	(79)
昆仑奴·····	(35)	续剑侠图传卷一·····	(81)
许寂·····	(38)	李鉴夫·····	(81)
丁秀才·····	(40)	青丘子·····	(83)
潘将军·····	(42)	顶缸和尚·····	(86)
宣慈寺门子·····	(45)	李福达·····	(88)
李龟寿·····	(47)	门客·····	(90)
贾人妻·····	(49)	大铁椎传·····	(92)

高髻女尼·····	(95)	空空儿·····	(139)
伟男子·····	(98)	珠儿·····	(141)
琵琶瞽女·····	(101)	黄瘦生·····	(144)
燕赤霞·····	(103)	周栎园姬·····	(147)
续剑侠图传卷二·····	(108)	道人·····	(149)
侠女·····	(108)	童之杰·····	(152)
佟客·····	(112)	河海客·····	(156)
毛生·····	(114)	续剑侠图传卷四·····	(159)
葛衣人·····	(117)	余客·····	(159)
了奴姊妹·····	(119)	侠女子·····	(162)
游客铁丸·····	(123)	柳南·····	(165)
水先生·····	(125)	老僧·····	(168)
逆旅少年·····	(127)	相士·····	(171)
末坐客·····	(129)	飞剑将军·····	(174)
续剑侠图传卷三·····	(131)	张青奴·····	(177)
柳生·····	(131)	朱振玉·····	(180)
卫女·····	(133)	奚成章·····	(182)
袁客·····	(135)	附录：剑侠传序·····	(184)
王姓客·····	(137)		

剑侠图传卷一

老人化猿

越王问范蠡手剑之术。蠡曰：“臣闻赵有处女，国人称之，愿王问之。”于是王乃请女。女将见王，道逢老人，自称袁公。袁公问女曰：“闻女善为剑，愿得一观之。”女曰：“妾不敢有所隐也，惟公所试。”公即挽林杪之竹，似桔槔，末折地。女接取其末，公操其本而刺女。女因举杖击之，公即飞上树，化为白猿。

劍俠傳

趙處女



扶余国王

隋炀帝之幸江都也，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素骄贵，又以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，奢贵自奉，礼异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宾客上谒，未尝不踞床而见，令美人捧出，侍婢罗列，颇僭于上。末年愈甚，无复知所负荷，有扶危持颠之心。一日，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献奇策，素亦踞见之。靖前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英雄竞起，公为帝室重臣，须以收罗豪杰为心，不宜踞见宾客。”素敛容而起，与语大悦，收其策而退。当靖之骋辩也，一妓有殊色，执红拂立于前，独目靖。靖既去，而执拂者临轩指问曰：“去者处士第几？住何处？”吏具以对，妓颌而去。靖归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闻叩门而声低者。靖起问焉，乃紫衣带帽人，杖揭一囊。靖问：“谁？”曰：“妾杨家之执拂妓也。”靖遽延入。脱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丽人也。素面华衣而拜，靖惊答拜。曰：“妾侍杨司空，久阅天下之人多矣，无如公者。丝罗非独生，愿托乔木。故来奔耳。”靖曰：“杨司空权重京师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彼尸居余气，不足畏也。诸妓知其无成，去者众矣，彼亦不甚逐。已计之详矣，幸无疑焉。”问其姓，曰：“张。”问其伯仲之次，曰：“最长。”观其肌肤仪状，言辞气性，真天人也。靖不自意获之，愈喜愈惧，瞬息万虑不安。而窥户者足无停履。既数日，闻追讨之声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马，排闥而去。将归太原，行次灵石旅邸。既设床，垆中烹肉且熟。张氏以发长委地，立梳床前。靖方刷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而虬，乘蹇驴而来。投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。靖怒甚，未决，犹刷马。张熟视其面，一手握发，一手映身摇示，令勿怒。

急急梳头毕，敛衽前问其姓。卧客答曰：“姓张。”对曰：“妾亦姓张，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曰：“第几？”曰：“第三。”因问：“妹第几？”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夕幸遇一妹！”张氏遥呼曰：“李郎且来见三兄。”靖骤礼之。遂环坐，曰：“煮者何肉？”曰：“羊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甚。”靖出市胡饼，客抽腰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余肉乱切，送驴前食之，甚速。客曰：“观李郎之行，贫士也，何以致斯异人？”曰：“靖虽贫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见问，故不言；兄之问，则不隐耳。”具言其由。曰：“然则何之？”曰：“将避地太原。”曰：“然故非君所致也。”曰：“有酒乎？”曰：“主人西则酒肆也。”靖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“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”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开革囊，取一人头并心肝，却收头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，曰：“此人天下负心者，衔之十年，今始获之，吾憾释矣。”又曰：“观李郎仪形器宇，真丈夫也。亦闻太原有异人乎？”曰：“尝识一人，愚谓之真人也，其余将帅而已。”曰：“何姓？”曰：“靖之同姓。”曰：“年几？”曰：“仅二十。”曰：“今何为？”曰：“州将之爱子也。”曰：“似矣！亦须见之。李郎能致吾一见否？”曰：“靖之友刘文静者，与之狎，因文静见之可也。然兄何为？”曰：“望气者言，太原有奇气，使吾访之。李郎何日到太原？”靖计之曰：“某日当到。”曰：“达之明日，日方曙，我于汾阳桥待耳。”言讫，乘驴而去，其行若飞。回顾已失。靖与张氏且惊且喜，久之，曰：“烈士不欺人，固无畏。”但促鞭而行。及期，入太原，候之，果相见。大喜，偕诣刘氏。诈谓文静曰：“有善相者，思见郎君，请迎之。”刘文静素奇其人，方议论岸辅，一旦闻有客善相，其心可知，遽致酒延焉。既而太宗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来，神气扬扬，貌与常异。虬髯默然居末坐，见之心死，饮数杯，起招靖曰：“真天子也。”靖以告刘。刘益喜，自负。既出，而虬髯曰：“吾见之，十八九定矣。然须道兄见之。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。某日午时，访我于马行东酒楼。楼下有此驴及瘦驴，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矣。到即登焉。”又

别而去。靖与张氏复应之。及期访焉，见二乘，揽衣登楼。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，见靖惊喜，召坐，同饮十数巡，曰：“楼下柜中有钱十万，择一深稳处驻一妹。某日复会于汾阳桥。”如期至，登楼，道士与虬髯已先坐矣。俱谒文静。时方奕棋，起揖而语。少焉，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。道士对文静奕，虬髯与靖傍立为侍者。俄而文皇来，长揖就坐，神清气朗，满坐风生，顾盼伟如也。道士一见惨然，敛棋子曰：“此局输矣！输矣！于此失却局奇哉！救无路矣！复奚言！”罢奕请去。既出，谓虬髯曰：“此世界非公世界也。他方可勉图之，勿以为念。”因共入京。虬髯路语靖曰：“计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。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，悬然如磬。欲令新妇只谒，略议从容，无令前却。”言毕，吁嗟而去。靖亦驰马速征，俄即到京。与张氏同往至一小板门，扣之。有应者出，拜曰：“三郎令候李郎，一娘子久矣！”延入重门，门益壮丽。奴婢侍妾三十余人，罗列于前。青衣二十人，引靖入东厅。厅之陈设，穷极珍异，巾箱妆奁、冠镜首饰之盛，非人间之物，巾栉妆饰毕备。请更衣，衣又珍奇。既毕，传云：“三郎来！”乃虬髯也。纱帽紫衫，趋走有龙虎之状。相见欢然，命妻出拜，亦天人也。遂延中堂，陈设盘筵之盛，虽王公家亦不作也。四人对坐，陈饌次，出女乐二十人，旅奏于庭，似从天降，非人间之曲度。食毕，行酒，有苍头自西堂舁出二十床，各覆以锦帕。既列，尽去其帕，乃文薄匙钥之类。虬髯告靖曰：“此皆珍宝货帛之数。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赠。何者？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，或当龙战二三年，建少功业。今既有主，往亦何为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！三五年内，即当太平。李郎以英特之材，辅清平之主，竭心尽力，必极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蕴不世之艺，从夫之贵，荣及轩裳。非一妹不能识李郎，非李郎不能遇一妹。圣贤起陆之渐，际会如期，虎啸风生，龙腾云合，固非偶然也。将予之赠，以佐真主，赞功业，勉之！勉之！此后十余年，东南数

千里外有异事，是吾得意之秋也。一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。”复因命家童列拜，曰：“李郎、一妹，是汝主也，可善事之。”言讫，与其妻戎服乘马，一奴从后，数步遂不复见。靖据其宅，遂为豪家，得以助文皇帝缔构之资，遂匡大业。贞观中，靖以左仆射平章事。适东南蛮奏曰：“有海船千艘，甲兵数十万，入扶余国，杀其主自立，国已定矣。”靖知虬髯成功也，归告张氏，共沥酒向东南拜而贺之。乃知真人之兴，非英雄所冀，况非英雄者乎？人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或曰：卫公之兵法，半是虬髯所传也。

劍俠傳

扶餘國王



嘉 兴 绳 技

唐开元年中，数敕赐州县大酺。嘉兴县以百戏与司监竞胜精技，监官属意尤切。所由直狱者语于狱中云：“傥若有诸戏劣于县司，我辈必当厚责。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，即获财利，叹无能耳。”乃各相问，至于弄瓦缘木之技，皆推求招引。狱中有一囚，笑谓所由曰：“某有拙技，限在拘系，不得略呈其事。”吏惊曰：“汝何所能？”囚曰：“吾解绳技。”吏曰：“必然，吾当为尔言之。”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。主召问罪轻重，吏云：“此囚人所累逋缙未纳，余无别事。”官曰：“绳技人常也，又何足异乎？”囚曰：“某所为者，与人稍殊。”官又问曰：“如何？”囚曰：“众人绳技各系两头，然后于其上行立周旋，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，五十尺，不用系着，抛向空中，腾踰翻覆，则无所不为。”官大惊悦，且令收录。明日吏领至戏场，诸戏既作，唤此人令效绳技。遂捧一团绳，计百余尺，置于诸地，将一头手掷于空中，劲于笑，初抛二三丈，次四五丈，仰直如人牵之，众人惊异。后乃抛绳虚空，高二十余丈，仰空不见端绪。此人随绳手寻，身足离地，其势如鸟，旁飞远扬，望空而失，脱身狴犴，在此日焉。

劍俠傳

嘉興繩技



车中女子

唐开元中，吴郡士人入京应明经。至京，闲步曲坊，逢二少年，著大麻布衫，揖士人而过，色甚恭敬，然非旧识，士人谓误识也。后数日，又逢之，二人谓曰：“公到此境，未为主，今日方欲奉迓，邂逅相遇，实获我心，揖请便行。”士人虽甚疑怪，然强随之。抵数坊，于东市一小曲内，有临路店数间，相与直入。舍宇极整肃，二人携引升堂，列筵甚盛。二人与客据绳床对坐，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，礼亦谨，数数出门，若伺贵客。及午后，方云：“至矣！”闻一车直门来，数少年拥后，直至堂前，乃一钁车。卷帘，见一女子从车中出，年可十七八，容色甚佳，梳满髻，衣则纨素。二人罗拜，女不答。士人拜之，女乃拜。遂揖客入。女乃升床，当席而坐，揖二人及客，乃拜而坐。又有十余后生，皆衣服轻新，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。陈以品味，饌至精洁。酒数巡，女子捧盃顾谓：“二君奉谈，今喜得展见承，有妙技可得观乎？”士人逊谢曰：“自幼至长，唯习儒经。弦管歌声，实未曾学。”女曰：“所习非是也。君熟思之，先所能者何事？”客又沉思良久，曰：“某为学堂中，着靴于壁上，行得数步。自余戏剧，则未为之。”女曰：“然矣，请君试之。”士乃起行于壁上，不数步而下。女曰：“亦大难事。”乃回顾坐中诸少年，各令呈技。俱起设拜，然后有于壁上行者，有手撮椽子行者，轻捷之戏，各呈数般，状如飞鸟。此人拱手惊惧，不知所措。少顷，女子起，辞出。士人惊恍不安。又数日，途中复见二人，曰：“欲假骏骑，可乎？”士人许之。至明日，闻官苑中失物，掩捕失贼，唯收得马，是将驮物者。验问马主，遂

收士人，入内侍省勘问。驱入小门，吏自后推之，倒落深坑数丈，仰望屋顶七八丈，唯见一孔，才见尺余。自旦至食时，见绳垂一器食下。士人馁，急取食之。食毕，绳乃引去。深夜忿甚，悲惋之极，仰望，忽见一物如鸟飞下，觉至身边，乃人也。以手抚士曰：“计甚惊怕，然某在，无虑也。”听其声，则向所遇女子也。云：“共君出矣。”以绢重缚士人胸膊讫，以绢头系女身，女纵身腾上，飞出宫城，去门数十里乃下，云：“君且归江淮，求仕之计，望伺他日。”士人幸脱大狱，乞食而归，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。

劍俠傳

車中女子

